

律  
疏  
刑  
書



樂府古題要解上并序

史臣吳兢撰

樂府之興肇於漢魏歷代文士篇詠寔繁或不覩於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度河慶彼載誕乃引鳥生八九子賦雉斑者但美繡頸錦臆訶天馬者唯敘驕馳亂蹋類皆若茲不可勝載逖相祖習一作積用爲常欲令後生何以取正余頃因涉閱傳記用諸家文集每有所得輒疏記之歲月積浚以成卷軸向編次之目爲古題要解云爾

江南曲

右江南曲古詞云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又云魚戲

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蓋美其  
芳晨麗景嬉遊得時若梁簡文桂楫晚應旋唯歌遊戲  
也又有采菱曲等疑皆出於此

### 度關山

右關山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天地間人爲貴言人  
君當自勤勞省方黜陟省刑薄賦也若梁戴嵩云昔聽  
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但敘征人行役之思焉

### 長歌行

右古詞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  
爲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曹魏改奏文帝所賦西山一  
何高言仙道洪濛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虛辭迂

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若晉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  
人運短促當樂閑長歌不與古文合

薤露歌

亦曰薤露行

蒿里傳

亦曰蒿里什

亦曰泰山吟行

右喪歌舊曲本出於田橫門人歌以葬橫一章言人命  
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詞云薤上露何易晞露晞  
明朝已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二章言人死精魄歸於  
蒿里詞云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  
催促今乃不得少踟躕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亦  
呼爲挽柩歌左氏春秋齊將與吳戰于支陵公孫夏使  
其徒歌虞賓杜預注云送葬歌也卽喪歌不自田橫始

矣復有泰山吟行亦言人死精魄歸于泰山薤露蒿里之類也

雞鳴

右古詞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初言天下方太平蕩子何所之次言黃金爲門白玉爲堂置酒作倡樂爲樂兄弟三人近侍榮耀道路其文與相逢狹路間行同終言桃傷而李什諭兄弟當相爲表裏若梁劉孝威雞鳴篇但詠雞而已

對酒行

右闕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梁范雲對酒心自

足則言但當爲樂勿殉名自欺也

鳥生八九子

右古詞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鳥母生子本在南山岩石間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黃鵠摩天鯉魚在溪困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嘆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鳥一年生九鵝但詠鳥而已不言本事

平陵東

右古詞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此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中爲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起兵誅之不克而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

陌上桑

右古詞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案其歌詞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若晉陸士衡扶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未異

短歌行

右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士衡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又舊說長歌短歌大率言人



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也

燕歌行

右晉樂奏魏文帝秋風蕭颺天氣涼別日何易會日難  
二篇言時序遷換而行役不歸佳人怨曠無所訴也

秋胡行

右舊說魯有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  
至家於路傍見婦人採桑美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  
逢豐年力畊不如見公卿吾今有金願以與夫人嬪曰  
嬪人當採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秋胡歸至家  
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嬪嬪至乃向採桑者嬪也嬪惡其  
行因東走投河而死後人哀而賦焉

苦寒行

右晉樂奏魏武帝北上太行山備言冰雪溪谷之苦或謂北上行蓋因魏武帝作此詞今人效之

董桃行

右古詞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言五嶽之上皆以黃金爲宮闕而多靈獸仙草可以求長生不死之術今天神擁護人君以壽考也舊說董桃行後漢遊童所作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炯戒焉陸士衡和風習習薄林宋謝靈運春虹散綵銀河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徙而已晉傅休奕著歷九秋篇十二章具敘夫婦別

離之思亦題云擬董桃行未詳也

塘上行

右前志云晉樂奏魏武帝蒲生我池中而諸集錄皆言其詞魏文帝甄后所作嘆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

善哉行

右古詞來曰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且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焉又魏文帝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言其妍麗知音識曲善爲樂方令人忘憂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

東門行

右古詞云出東門不願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  
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舖糜不求富貴且曰今時清  
不可爲非也若鮑昭傷禽惡弦驚但傷離別而已

西門行

右古詞云出西門步一作少念之始言醇酒肥牛及時爲  
樂次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  
燭遊末言無貪財惜費爲後世所嗤諸家樂府詩又有  
順東西門行爲三七言亦傷時顧陰有類於此也

煌煌京洛行

右晉樂奏魏文帝天天桃園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  
又有韓信鳥盡弓藏子房係身全名蘇秦傾側賣主陳

軫忠而有謀楚懷不納吳起智小謀大郭生古之雅人  
燕昭臣之及仲連高士不受千金等語若宋鮑昭鳳樓  
二十重梁戴嵩欲知佳麗地始則盛誇帝京之美而末  
言君恩歇薄有怨曠沈淪之歎也

豔歌何嘗行 亦曰飛  
雀行

右古詞飛來雙白雀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  
而去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  
離也又云何嘗快獨無憂不復爲後人所擬也

步出夏門行 一多  
東字 亦曰隴  
西行

右古詞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此篇出諸集不入  
樂志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於主饋終言

樂府古題上六  
送迎皆合於禮若梁簡文隴西四戰地但言辛苦征戰  
佳人怨思而已

野田黃雀行

右晉樂奏魏曹植置酒高殿上始言豐膳樂飲盛賓主  
之獻酬中言歡樂極而悲嗟盛時不再終歸於知命而  
不復憂焉

滿歌行

右古詞爲樂未幾遭世險巖其始言逢此百罹零丁荼  
毒古人遜位躬耕遂我取願次言窮達天命智者不憂  
莊周遺名名坐千載終言命如鑿石見火當自娛以頤  
養保此百年也

權歌行

右晉樂奏魏明帝辭云王者布大化備言平吳之勳若  
陸士衡遲遲春欲算又如梁簡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  
藥舟鼓權而已

雁門太守行

右古詞云漢孝和帝時洛陽令王君當時廣漢鄴人王  
渙字稚子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輕剽  
少年晚改節博學通於法律舉茂才除溫令政化大行  
人畜牧於野輒云以付稚子終無失盜遷兗州刺史一  
年除拜侍御史轉洛陽令獄訟止息發擿奸伏如神元  
興初病卒老少咨嗟奠醑以千數及喪西歸至弘農人

多設祭於路吏問其故言我平常持租詣洛陽有司鈔  
截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復見侵枉故來報耳人思  
其德立祠在安陽亭有食酒肉輒往弦歌而祭之後鄧  
太后下詔褒美拜其子石爲郎帝事黃老之道悉毀諸  
祠廟惟渙及卓茂廟存焉按其歌詞歷述渙本末與本  
傳合而題云雁門太守行所未詳也若梁簡文帝輕霜  
中夜下備言邊城征戰之思及皇甫規雁門之問蓋依  
題焉

白頭吟

右古詞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  
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



于溝水之上

一作北

敘其本情終言男兒當重意氣何用

于錢刀也一說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

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若宋鮑昭直如朱絲繩張正

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葉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

馥而遭鑠金點玉之謗君恩似薄與古文近焉

以上樂府相和歌案相和而歌竝漢世街陌謳謠

之詞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

為二部更遞夜宿本十七曲後為十三曲今所載

之外復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

以下晉荀勗採擇舊詞施用以代漢魏故其數廣

焉

殿前生桂樹

古樂府鞞舞歌按鞞舞歌漢代燕享用之不詳所起其歌又有關東有賢女奉帝所造章和二年中樂久長四方皇共五篇其詞皆亡近史亡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鬪好爲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渝美也或云其地有渝水因以取名未詳也

白鳩篇

右其詞首章曰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有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察其詞旨乃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從晉也齊史載

其本歌云平平白符一作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晉爲  
金德符與鳩皆合也則上翩翩白鳩之詞蓋後晉人改  
也

### 碣石篇

右晉樂奏魏武帝詞首章言東臨碣石見滄海之廣日  
月出入其中二章言農功畢而商賈往來三章言鄉土  
不同人性各異四章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也

### 淮南王篇

右古詞淮南王自言尊淮南小山所作也舊說漢淮南  
王安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

樂府古是 一六  
適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歌其詞實言安仙  
去

以上樂府拂舞歌按拂舞前史云出自江右復有  
濟濟獨祿等共五篇今讀其詞除白鳩一篇餘並  
非吳歌未知所起

### 白紵歌

右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爲樂其譽白苧曰質  
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

以上樂府曰白紵歌按舊史稱白紵吳地所出白  
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詞爲四時之  
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卽其春歌也周處風土記

云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  
權征公孫淵海浮蔡船舶白也時和歌猶云行白  
紵蓋出于此

上之回

右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出遊幸焉  
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  
也

戰城南

右其詞大略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爲烏鳥所  
食願爲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巫山高

右其詞大略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若齊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

君馬黃

右初言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歸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

芳樹

右古詞中有云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若齊王融相思早春日謝眺早翫華池陰但言時算衆芳歇絕而已

有所思

右其辭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殊  
璫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  
相思而與君絕也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  
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

雉子班

右古詞中有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  
從雌視若梁簡文帝妒場時向隴但詠雉而已

臨高臺

右古詞大略言臨高臺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  
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開弓射鵠令吾主壽萬年若齊  
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

一作古詞言臨高臺下  
見清水中有黃鵠飛翻

關弓射之令  
我王萬年

### 釣竿

右舊說有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爲釣竿歌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爲樂曲若劉孝威釣舟畫彩鷁但稱綸釣嬉遊而已

以上樂府鏡歌案漢明帝定樂有四品最末曰短簫鏡歌軍中鼓吹之曲舊說黃帝所造以建武揚德周禮所謂王大捷則愷樂軍大獻則愷歌是也自上之回皆漢曲又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等十八



曲字多紕繆不可曉釣竿一篇晉代亦稱為漢止  
于十八恐非是也鏡如鈴而有舌執柄而鳴之周  
禮以止鼓也

黃鶴吟 一曰黃鶴

隴頭吟 一曰隴頭水

出關

入關

出塞

入塞 一本關上四曲

折黃柳

黃覃子

赤之揚 一本關上二曲

望行人 魏晉已來惟傳十曲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梅花落

紫騮馬

驄馬

雨雪

劉生 合一十八曲一本

多豪俠行古劍行洛陽公子行三題誤

劉生

右劉生不知何代人觀齊梁已來所爲劉生詞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劔專征爲符節官所未詳也

以上樂府橫吹曲有鼓角周禮以鼗鼓鼓軍事用角舊說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而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又有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角卽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

一本多其法二字

蔡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

又有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黃覃子赤之揚黃鵠吟隴頭吟折楊柳望行人等十曲皆無其詞若關山月已下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

右舊史王嬙字昭君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嬙配之號胡閼氏一說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案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

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竝工狗馬人形不逮延  
壽下杜陽望樊青尤善布衆色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  
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始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  
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  
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然晉文王諱昭故晉人改爲明君  
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  
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琴操載昭君齊國王穰  
女端正閑麗未常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于人求之者  
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  
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昭君常恐不出後單于遣使  
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乃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

女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乃越席請往時單于使在旁  
帝驚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  
酒作樂遣使者報漢送白璧一雙駿馬十疋胡地珠寶  
之類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單于死子世  
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欲  
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

子夜

右舊史云晉有女子曰子夜所作聲至哀晉武帝太元  
中琅琊王軻家有鬼歌之後人依四時行樂之詞謂之  
子夜四時歌吳聲也

前溪歌

樂府古題十四  
右晉車騎將軍沈玩所造舞曲也

烏夜啼

右宋臨川王義慶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充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夜夜望郎來亦有烏栖曲不知與此同否

石城樂

右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爲竟陵守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而爲之詞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美少年出入相依投

莫愁

右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故石城樂和中復有莫愁聲其辭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與此不同

襄陽

右宋隨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爲之詞曰朝發襄陽城莫至大隄宿大隄諸女兒花豔驚郎目若裴子野宋畧稱晉安侯劉道彥爲雍州有惠化百姓歌之謂之襄陽樂蓋非此也

以上樂府清商曲也按蔡邕云清商曲其詞不足

采著其曲名有出郭西門陸地行車夾鍾朱堂寢  
奉法等五曲非止王昭君等一說清商曲南朝舊  
樂也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落江右無復宋梁新  
聲元魏孝文帝篡漢收其所復南音謂之清商樂  
卽此等是也隋平陳因置酒清商署若巴渝白紵  
等曲皆在焉

樂府古題要解上

東吳毛晉訂正



樂府古題要解下

曰重光 月重輪

右為漢明帝樂人所作也明帝為太子時樂人作歌詩  
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月星  
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太子之德  
光明如日規輪如月光耀如星霑潤如海太子比德故  
云重焉

上留田行

古今注云上苗田此云上  
留蓋傳說之誤未知孰是

右舊說上留田地名此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  
隣人為弟作悲歌以諷其兄因以地名為曲蓋漢代人  
也

相逢狹路間行

亦曰長安有狹斜行

右古詞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其說已具雞鳴篇

豔歌行

右古詞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言燕尚冬藏夏來兄弟乃流宕在他縣主人婦為綻衣服其夫見而疑之

怨歌行

一曰怨詩行

右古詞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言周公推心輔政二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變梁簡文帝十五頗有餘自言姝豔而以讒見毀又曰持此傾城貌翻為不肖軀與古文意同辭異班婕妤好純扇詩亦云怨歌行不知與此同否

飲馬長城窟行

右古詞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傷良人流宕不歸或云蔡邕之詞若陳琳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也

君子行

右古詞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言君子雖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以遠嫌疑也

君子有所思行

右陸機命駕登北山鮑昭西山登雀臺沈約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爲久歡晏安醜毒滿盈所宜敬忌與君子行異也

朝歌行

右古詞三七言言雖甚奇寶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  
逢知己以託意焉

豫章行

右陸機泛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  
壽短景馳容華不久傳玄苦相篇苦相身爲女言盡力  
於人終以華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

門有車馬客行

右曹植等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  
備敘市朝遷謝親戚彫喪之意也

猛虎行

右陸士衡渴不飲盜泉水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  
改節也

齊謳行

右舊說齊人以歌其地陸士衡營丘負海曲述齊地之  
美

吳趨行

右舊說吳人以歌其地陸士衡楚妃且勿歎是也

會吟行

右謝靈運六引緩清唱其致與吳趨行同也

從軍行

右皆述軍旅苦辛之詞也

出自薊北門行

右其詞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悍勇之  
狀與吳趨行同也

結客少年場行

右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

東武吟行

或無行字

右鮑昭主人且勿喧沈約天德深且曠傷時移世異芳  
華徂謝而已

苦熱行

右備言流金鑠石火山炎海之艱難也亦有苦寒行在

前相和曲

放歌行

右鮑昭蓼蟲避葵董之類言朝廷方盛君上愛才何爲  
臨路相將而去也

西長安行

右傅休奕所思兮何方乃在西長安其下因敘別離之  
思

怨歌行

右傅休奕昭昭朝時日皎皎最明月蓋傷十五入君門  
一別終華髮望不及偕老猶望死而同穴之義

昇天行

右曹植日月何肯留鮑昭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飛龍

仙人上仙錄與神遊五遊遠遊龍欲昇天等七篇如陸士衡緩聲歌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難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其詞蓋出楚歌遠遊篇也

鳳將鵲

右舊說漢世樂曲名也若晉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非魏晉曲明矣

楚妃歎

右陸士衡吳趨行云楚妃且勿嘆明非近題也非關晉曲明矣

白馬篇

右曹植白馬飾金羈鮑昭白馬駢角弓沈約白馬紫金



鞍皆言邊塞征戰之狀

事作

空城雀

右鮑昭雀乳四穀空城之隅言輕飛近集免傷網羅而已

半度溪

右言戰而半涉溪水見迫所言皆嶺南地又有武溪深亦此類也

起夜來

右其詞意常念疇昔思君之來也

獨不見

右皆言思而不得見也

樂府古是下五  
夜夜曲

右皆言獨處自傷之意也

攜手曲

右言攜手行樂恐芳時不留君恩將歇也

陽春曲

右傷時也

關山月

右皆言傷離別也

博陵王官俠曲

右見陳琳集

云云

新城長樂宮行

右備言彫飾刻鏤之美也

大壅手

右言舞而壅其手亦有小壅手及獨壅手也

行路難

右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為首

蜀道難

右備言銅梁玉壘之險又有蜀國篇與此頗同

秦王卷衣曲

右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

輕薄篇

右言蔡肥衣輕馳逐經過為樂與少年行同意

妾薄命篇

右曹植日月既逝西藏蓋恨宴私之歡不久如梁簡文  
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嬙卽王  
昭君也

苦戎行

右魏文帝上山采薇日暮苦飢傷役難辛也

悲哉行

右陸士行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謝惠連羈人感淑  
節緣感欲回沈皆感時傷別而已

以上樂府雜題案自相逢狹路間行已下皆不知  
所起自君子有所思行已下又無本詞仲尼稱不

知則闕之以俟知者今但據後人所擬採其意而

注之如曹植 鴛鴦 種葛 胡君 篁篔 蒲

生 吾生作安樂 少年行 東海 人生 歡

坐玉殿 閶闔 日與月 日月既逝 日月

隻翼 太極 白馬 名都 盤石 驅車 東

岳妍歌 結客 大南寺 擬氣出唱為惟乾

對酒行為於穆 精列行為兩儀 陌上桑為望

雲 有所思為嗟佳人 善哉行為日苦短 短

長歌為鰕鮒一作擬長歌 行為鰕鮒 出為尺蠖 出東門

為惟漢 苦寒行為吁嗟 飲馬長城窟為扶桑

嗟生 豫章行為寤達 薤露行為天地 秋胡

行為在昔 妾薄命為日月 齊吟行為美女

泰山梁父吟為八方等篇雖口馬行以上亦多是

擬古所作後人不復繼作故竝不錄若傳休奕有

女秋蘭 車遙遙 燕美人 謝靈運却東西門

行 前有樽酒行 陳歌 越謠等行前後聲代

後移歌等歌 諸家集後有 城上麻 攜手

雍臺 送歸 夾樹 度易水 胡無人行 桐

柏山 華陰山 老年行 近吳均輩多擬此等

竝自為樂府皆不見古詞亦竝闕之以俟知者

思歸引一曰雜拘操

右舊說衛有賢女邵王聞其美賢一作請聘之未至而王

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女而霸今衛女賢者欲留  
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女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則不足  
取也太子遂留之果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援琴而  
歌曲終縊而死晉石崇亦有思歸引但歸河陽所居若  
劉孝威胡地憑良馬備言思歸之狀而已

雉朝飛

右舊說齊宣王時處士犢沐

水一作

子所作也年七

五一作

十無妻出採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  
仰天而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  
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  
將軍陰叔升一作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異于餘妓

善爲新聲能傳此曲至魏明帝崩出降爲尹更生妻若  
梁簡文帝晨光照麥畿但詠雉而已

走馬引

右樗里牧恭所造也爲父報讐殺人而藏匿山谷之中  
有天馬夜降鳴于其室奔逃入沂澤中援琴而彈之爲  
天馬之聲因以爲引焉

別鶴操

右舊說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爲之  
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  
乃援琴而歌曰將乖比翼分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  
漫攬衣不寐兮食忘飡後人因傳以爲曲焉



水仙操

右舊說伯牙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志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延望無人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但聞海上水汨汨潏潏之聲山林宵冥羣鳥悲號愴然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終成連刺船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手

公無度河

本篋引

右舊說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篋而鼓之作歌曰公無

樂府古題一六  
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  
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  
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  
曰箜篌引舊史稱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乙后土令樂人  
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  
爲空也

以上樂府琴曲案上諸語說多出琴操等書琴操  
紀事好與本傳相違今兩存者以廣異聞也

### 長門怨

右爲漢武帝陳皇后作也后長公主嫖有女字阿嬌及  
衛子夫得幸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

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辭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者數年後人因其賦爲長門怨焉

### 婕妤怨

右爲漢成帝班婕妤好作也婕妤徐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冠於後宮婕妤自知恩薄懼得罪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因爲賦及紈扇詩以自傷後人傷之爲婕妤怨及擬其詩

### 銅雀臺

一曰銅雀妓

右舊說魏武帝遺命令其諸子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中於臺上施八尺總帳朝晡上酒脯棗糒之屬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妓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

西陵墓田後人悲其意而爲之詠也鑄銅雀置於臺上因名爲銅雀臺

四愁 七哀

右四愁漢張衡所作傷時之文也其旨以所思之處方朝廷美之爲君子珍玩爲義巖險雪霜爲讒諂其流本出於楚辭離騷七哀起於漢末如曹植明月照高樓王仲宣南登霸陵岸皆七哀之一也

同聲歌行

右漢張衡所作也婦人自言幸得充閨房願勉供婦職不離君子思爲筦簟在下以蔽匡牀思爲衾幃在上以衛霜露繾綣枕席沒齒不忘焉蓋以喻當時士君子事

君之心焉

定情篇

右漢繁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說媚  
乃解衣服翫好致之用敘綢繆之志若臂環致拳拳指  
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契闊佩玉  
結恩情自以爲志而期於山隅山陽山西山北終而不  
答乃自傷悔焉

合歡詩

右晉楊方所作也婦人言虎嘯風起龍躍雲浮磁石引  
針陽燧致火皆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我情與君亦猶  
形影宮商之不離也常願食共竝根穗飲共連理盃衣

共雙絲絹寢共無縫裯坐必接膝行必攜手如鳥同心  
如魚比目利斷金石密逾膠漆焉

招隱 反招隱

右招隱本楚詞漢淮南王安小山所作也言山中不可  
以久留後人改以爲五言若晉左思杖策招隱等數篇  
最爲首出晉王康居反其致謂之反招隱舊說淮南書  
有小山亦有大山政有大小猶詩之有大雅小雅焉

藁砧今何在

右古詞藁砧今何在藁砧跌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  
山重山爲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  
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連句

右起漢武帝柏梁宴作人爲一句連以成文本七言詩  
詩有七言始於此也

愛妾換馬

右其詞有淮南王作者不知是劉安否

自君之出矣

右出漢徐幹室思詩其第三章云自君之出矣明鏡暗  
不治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

離合詩

右起漢孔融合其字以成文也

盤中詩

右盤屈書之傳休奕云山樹高鳥悲末云當從中央周  
四角是也

迴文詩

右迴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百年詩

右起總角至百年歷述其幼小丁壯耆耄之狀十歲爲  
一首陸士衡至百二十時也

步虛詞

右道觀所唱備言衆仙縹緲輕舉之美

道里名詩

右道謂漢孝文帝稱北走邯鄲道里謂高祖中陽里之



類集以爲詩也

星名

右據天文志所載也

郡縣名

右據地理志所載也

卦名

右據周易所載也

藥名

右據本草所載

姓名

右據古人之知名者

樂府古是丁三  
相名

右據相書所載若山庭月角是也

宮殿名

右若三輔黃圖等所載

草樹鳥獸名

右見於記錄者皆可用也

歌曲名

右據樂府所載

針穴名

右據醫家明堂所載

將軍名

從未有彙成一編者惟唐史臣吳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分爲十卷惜乎不傳傳者僅古題要解二卷于傳記及諸文集中采其命名緣起令後人知所祖習又有樂府解題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差異今人混爲一書謬矣但太原郭氏諸敘中輒引樂府解題不及古題要解不知何故余家藏是書凡三本一得之虞山楊氏一得之錫山顧氏二氏素稱藏書家不意施朱傅墨較訂數遍其間脫簡訛字尚多于几上凝塵旣得元版頗善但會吟行俱誤作吳吟行按會謂會稽謝靈運詩咸共聆會吟故云其致與吳趨行同也如採薇操

亦曰晨遊高舉琴曲注中引吳兢云云茲集中不載豈逸文尚多耶海隅毛晉識

吳兢汴州人少勵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薦其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私撰唐書唐春秋敘事簡核人以董狐目之其摭摭樂府故實與正史互有異同真堪與國史補並垂不朽云晉又識

樂府古題要解下 一論昔對書中 東吳毛晉訂正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  
姑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  
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臥病荒閒來者率野  
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  
以警以愍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給  
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  
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  
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曰是非真誕

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  
幾人而舛偽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  
於無心千載之予奪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  
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戲  
書於道邇齋

夫此皆我存之學也余始亦茫然問來昔率得  
其言之聞者餘固共景盡志矣望會多錄其不  
能者其容知其不雖昔無之其泉短翰無有即曰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胎息

陳聖觀夢

改春州爲縣

吳興園圃

假山

艮岳

砲禍

牛女

尊毒

呼名怖鬼

閩鄞二廟

健啖

科舉論

薦楊誠齋

王小官人

化蝶

玉環

目錄



紉書蘊書

乘槎

游月宮

鄭仙姑

寡欲

芍藥

三建湯

楊凝式僧淨端

迎曙

白帽

送刺

簡槩

人妖

四韓

韓彥古

松五粒

唐重浮屠

葵

乞食歌姬院

袁彥純客詩

長沙茶具

真西山入朝詩

趙子固梅譜

筆墨

辨章

來牟

父客

誤著祭服

向胡命子名

賈母飾終

孝宗行三年喪

施行韓震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終

癸辛雜識前集

宋 弁陽 周密 輯

明 海隅 毛晉 訂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滉漭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

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復尋究恐  
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  
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  
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  
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  
六十歲此鄰於真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  
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  
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  
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

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觜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爲之仍須真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氣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

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悟此玄意甚以為奇

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

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略具於左

每日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披衣坐床上擁被

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拇指

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閉息閉息最是道家

指兩手拄腰腹間可也靜慮掃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

出入調勻細微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  
夫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

或烟蘿子之類常掛於壁上使五臟圖  
日常熟識六腑六腑之形似也次想心為炎火



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臍下三寸是待腹滿氣極

則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勻調卽以舌攪唇

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

卽真氣也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

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卽低頭

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

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爲之凡九

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

此涌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

微汗出不妨不可喘

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

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

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卽有深功且試  
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腳輕  
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  
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某近來漸  
閉得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  
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

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  
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  
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  
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  
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  
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  
安盤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  
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  
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不細者氣也

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  
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  
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  
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  
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  
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爲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予爲言邊

報日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間扣之聖觀感然引  
入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  
宮殿若常日朝叅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旣而  
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  
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寤今嗣君尚  
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  
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  
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卽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爲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  
匡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匡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  
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  
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  
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旣改  
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 吳興園圃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  
禧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麗城中二溪水橫貫此

天下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鉏  
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圃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  
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據城之內外常所  
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  
果樹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  
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豎太湖三  
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崎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  
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繼

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絕江致之越第凡損數夫  
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臥泥沙中適  
王子才好奇請買於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  
有指爲盜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  
遂復昇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  
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背水極  
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  
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



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

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  
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於此城  
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濠濮橫截車馬  
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  
後廢出售於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  
歸牟存齋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

牟存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

萬鶴亭茶蘼雙杏亭桴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

大溪曰南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為安禧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

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蒲書院桃花流水薰

風池閣東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

城城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

蓋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為一

後有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農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

雲百頃亦城中之所無昔爲莫氏產今爲趙氏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爲趙氏蓮莊

分其半爲之前面大溪爲修堤畫橋蓉柳夾岸數百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菊至百種爲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其宅在焉舊爲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

曰八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茗水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茗有茅亭或稱爲丁家茅菴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卽其處爲園池蓋四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  
勢寬閑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  
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創此  
爲游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間規模雖小  
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茗霅二水  
之所匯茗清霅濁水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

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折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秣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犬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世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

見後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瑤阜 蘭坡都承旨之別業去城旣近景物

頗幽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爲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

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爲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 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

山椒曰霄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

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蜃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

測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仞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溪其南則丘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爲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南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郡從後歸余家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峰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置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淨樂菴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巘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

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  
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雪最古今皆沒於蔓草影  
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卞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真蜿蜒  
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  
應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  
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  
屏及靈隱蘄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

篆書於石上有石梁濶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  
心石傍有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  
五年八月八日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  
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鋪  
長鑿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巖嶮  
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 去玲瓏山近三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爲  
之大率此山十餘里中間皆奇石也今歲皆蕪沒  
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菴第二子旣爲趙忠惠壻居雲遂創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几十餘所

# 假山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役連艦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

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  
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  
事餽釘而犀珠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  
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  
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峰之間縈以曲澗澗  
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  
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  
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  
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

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  
皆爲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 艮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  
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  
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  
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  
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  
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

黃及盧甘石雄黃則碎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  
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  
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砲禍

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圈豢四虎於火藥庫  
之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砲儵發聲如雷霆地動屋  
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  
砲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橐爲奸  
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燄儵起既



而延燎火搶奮起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  
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  
爲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遠至百里外屋瓦皆  
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  
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砲  
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  
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

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  
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  
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  
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  
爲黃姑何耶然以星曆攷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  
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又  
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  
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  
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

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爲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

者綵霞絢粲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  
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  
而可信耶

### 蕈毒

菌蕈類皆幽隱蒸溼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  
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  
可曉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食蕈一  
家嘔血隕命六人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  
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楊

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適貯  
尊之器有餘瀝一失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  
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  
併著爲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  
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  
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  
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  
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  
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

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  
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  
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隣人聞其家撞突  
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  
夫婦一女皆嘔血殞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  
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  
呼名怖鬼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  
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

呼云楊大眼至卽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  
麻狄來卽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  
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  
中病瘡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立愈

閩鄞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爲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  
使特加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  
太尉祠頗爲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係奏丐封額  
時方久旱先子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

日內爲霖當與係奏方公笑語吏鬼曰汝可以運  
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錄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  
大雨連雨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  
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  
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敕甚遂  
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  
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旣而得泉皆汙濁  
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鬼賴良者白曰土神  
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旣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



之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三井清冷則可官吏因  
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  
食矣試命汲之清冷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  
此二事余所目擊

### 健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  
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  
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  
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

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迸裂無疑吾本

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  
老兵往問曰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  
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跼踖起對曰某  
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  
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  
絕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  
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

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  
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取  
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  
皆能爲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  
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  
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貲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  
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  
審至於懷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  
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

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陞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羲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干

先王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  
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  
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  
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  
庶績豈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  
趙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  
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  
過或以爲是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  
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

之人也故贊朕以爲是劉子宜邇言亦云塲屋之  
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  
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  
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薦楊誠齋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  
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  
公留錄黃欲繳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  
倪公答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旣辱寵喻不

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卽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允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爲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



臣爲益非淺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  
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  
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  
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  
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咸以爲當今甫  
踰年遽爾正外朝廷以職名漕節處之不爲不優  
然而公論以爲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黃之  
下臣始欲繳論又爲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已  
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留之蓋萬里再

入修門未爲甚久儻朝廷以貪賢爲意喻之小留  
萬里感荷君恩豈能復以私計爲辭云云蓋二公  
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復當時  
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  
潢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  
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  
黎留孔殘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  
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王小官人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群盜  
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扣湯所  
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鄴沙王小官人趨前致  
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憇辭云觀察在此不敢  
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  
有他遂擇其徒馭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圍  
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  
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  
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

嗽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  
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則亦扶頭客聞湯來  
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客笑曰得非  
疑其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或  
有他故願効區區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  
夜來總所有大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  
司立限構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  
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  
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所哀所事香火

或可徵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荒誕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 化蝶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

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  
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  
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殞所以至府宇  
菽暎無下足處官府弔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  
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踰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  
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  
飛集窻戶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  
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  
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玉環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今古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  
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  
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窻中覩阿環荆公詩云瑤池  
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則是  
以西王母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使女與  
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  
人亦名阿環耳

虬書菴書

隆州跨鰲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劄書張  
行成跋云方言曰劄倦也丁度謂字或作劄故司  
馬相如云窮極倦劄釋云倦劄疲憊也蓋樂其倦  
游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  
劄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  
義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劄集韻劄胡官反謾劄  
亭名在上谷謾謨官切說文解字劄其虐切相踦  
劄也二字若不類俗書足以相亂劄從山谷之谷  
彈丸之丸則欽宗兼名三十六號止是亭名別無



義可取𠄎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  
理郤裕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𠄎居逆切  
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𠄎執孰等丸恐筑之  
几皆從𠄎俗書與丸几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徼𠄎  
受詘曰窮極倦𠄎俱音劇倦疲憊而說文𠄎字徐  
楷通釋亦引上林賦徼𠄎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徼  
𠄎而受屈也𠄎渴極切𠄎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卽  
𠄎字跨鰲之書不應取踦𠄎之意義正用方言上  
林賦倦𠄎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因併

及之又余橐自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命名菴書以  
八起數菴字之義亦未易曉攻媿嘗爲攷云說文  
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  
地也去吏反徐楷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  
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  
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菴  
菴菴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菴極橐蓋以此備三  
才故用之亦務奇故又加卅第未知蓋字止用集  
韻爲據惟復別見他書復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

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爲正余異二  
公名書之僻嘉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  
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爲張騫雖老杜  
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  
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  
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賁糧乘槎而去十餘月  
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

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  
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爲張騫也  
及梁宗懷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  
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懷何所據  
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  
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  
槎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槎  
矣

游月宮

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  
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  
虛之府下視玉城嵯峩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  
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  
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  
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潞州城  
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非潞  
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鄭仙姑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  
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女  
出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  
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  
州乞奏於月上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  
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  
數千人明年苦旱軍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義立  
爲宰頗疑其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  
新建縣有關氏者雇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

因呼牙僧訊卽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 寡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

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  
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劔自  
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  
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  
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嚙雪啖毡  
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  
與胡婦生子於窮海之上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  
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  
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兇悖小人知體蔽於



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閣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之  
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  
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  
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  
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然  
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  
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啻伐命之斧鳩毒之杯一  
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徼晚年清淨之福閉閣焚香  
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度乎其幾於道矣然

則疾疚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 芍藥

韓昌黎詩兩廂鋪穠璣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  
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  
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  
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  
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文儼  
等解芍藥或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  
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

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註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略廣韻中亦有二音

###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

比見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風虛者主之附  
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  
之此說亦似有理復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  
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蒨子二歲  
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  
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  
受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

受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  
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  
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  
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  
同而意則同也

迎曙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  
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游後苑乘  
小輦向東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

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常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為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為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白帽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

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阜帽又云著絮帽布衣  
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  
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  
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  
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羅謝萬  
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  
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  
白恰白帽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  
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

鬣巾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  
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  
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  
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  
屬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則亦何忌  
之有漢高帝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  
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  
蓋有以縞紵爲總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已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効之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

習以成風既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  
由來久矣

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  
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  
足見禮之薄矣

### 簡槧

簡槧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  
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尺餘者簡版幾廢自  
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

先呈副封以越簿紙書用簡版繳達合則緘還否  
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  
易之以應課習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  
仲因對首言之有云橐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  
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  
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  
迹然旣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遣或別以他槩  
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皆用蠲紙自理宗朝  
亦用黃封簡版或以象牙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

用之謂之御槩蓋亦古所無也

人妖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權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汙筆墨不

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又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劇妒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姪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云男女二體主國姪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一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

脉應胗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四韓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

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  
清峻無間可人乃以白玉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  
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  
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  
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  
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旣破碎益不可收拾范  
見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  
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瞰  
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旣見韓

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  
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  
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  
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  
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旣成有詔臨安  
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  
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  
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  
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



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  
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  
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  
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  
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僨  
媿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  
獪每若此

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 松五粒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

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  
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  
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  
得詩翠粒點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  
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鱗甲而結實  
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鬣也

###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  
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

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  
講筵哉此又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  
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  
事不以爲異也

### 葵

今成都麵店中呼蘿蔔爲葵子雖曰市井語然亦  
有謂按爾雅曰葵蘆菔也郭璞以萑爲菔俗呼電  
葵先北反或作菑釋曰紫花松也一名葵蓋其性  
能消食解麵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

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菔三十畝計  
益米三十斛可見其能消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  
見人食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菔曰  
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葉  
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  
丸蘿菔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麥  
毒按醫經蘆菔治麵毒卽以藥并蘿菔食之遂愈  
以其能解麵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饜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發令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發令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表彥純客詩

表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  
京旣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寢寢乎  
柄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  
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  
老欲殭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  
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  
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  
詩旣傳史聞惡之旋卽斥去

長沙茶具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矣

真西山入朝詩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來若元祐  
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  
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  
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  
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一義繼而復  
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爲不切於  
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  
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士有投公詩云先生紹道



統輔翼聖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愚民無知  
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  
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  
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  
府不及拜而薨

趙子固梅譜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  
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  
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間菴紹逃禪得其

蕭散之布置回視玉面而鼠鬚已見工夫較精緻  
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  
末節捨此的傳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  
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  
憐聞名不識面云有江西畢公濟季衡麓醜惡拙  
祖癸到雪蓬濫觴矣所恨二王無臣法多少東鄰  
儗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鬚  
止七萼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  
花有正背多般藥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說偈言吾

亦贅誰家屏幃得君畫更以吾詩跋其底○濃寫  
花枝淡寫梢鱗皴老榦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  
珠暈一圓工點椒糝綴蜂須凝笑靨穩拖鼠尾施  
長梢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  
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朦朧月清  
淺溪山長短橋閣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  
聊筆端的皦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頃覺坐來  
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從頭總是揚湯法拚下  
工夫豈一朝

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  
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  
操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况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  
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  
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  
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  
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千言韋臯善書

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兔惟趙  
爲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真措毫筆委曲宛  
轉不叛散嘗滑密沾汚墨須多膠紺黦者如此逸  
豫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  
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暉謂筆不可意者如朽  
竹篙舟曲筴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  
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足古今能事耳

### 辨章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

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來牟

今人呼小麥麵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牟爲大麥來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大也牟一作藜周之所受瑞麥來牟卽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麩則溫麩則熱

麩則冷

父客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問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誤著祭服

余爲國局嘗祠禘充奉禮郎兼大祝同行事官有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

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爲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太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揆序云

向胡命子名順父之實客宜何稱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於客



長曰渙次曰汗曰仝

古水字也

父不以爲疑也他日有

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爲戲已又胡衛道三子

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悉從宀其後悼亡

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

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爲語病也寬後爲京僉宕則

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

敗

### 賈母飾終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

兩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各五百兩聲鍾五百杵特贈秦齊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擇日車駕幸臨奠差內侍鄧惟善主管敕葬特賜諡柔止遂特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山且令帥漕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葬於內藏庫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戶部特賜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師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又

賜功德寺額爲賢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  
役似道皆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皆乞勉留元臣  
遂降詔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  
疏控辭皆不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擇  
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趨前於五月  
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鹵  
簿鼓吹仍屢差都司劉敞李珏梅應發致祭併趣  
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鑑察  
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合郊又命浙漕及紹興府

守臣辦集船隻祇備師相回闕又命有司照禮例  
候師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  
公使庫徑行撥賜又令內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  
又令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隱園李  
府家廟夏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官舊秀王府舊  
景獻帝府御廚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  
十二日始過江還湖曲私第至六月盡百日之制  
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日展轉遲回至七月初  
八日度宗違和求草澤赦死罪初九日宣遺詔十

一月除王鑰左丞相章鑑右丞相太史選用來年  
正月二十三日起攢二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  
日掩攢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月  
二十四日起攢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章右  
相降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  
章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  
賈相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如此三  
閱月內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  
十四日透渡自此喪亂相尋無復可爲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爲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斷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嘗書其事甚略今據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常諭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縗經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

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

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

謂工太  
后之喪

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

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

臣自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

聖孝過哀猶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

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

量既而必大又奏禮官苴麻三年恐難行於外庭

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行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

之制其實不可行正碍正月人使朝見上云朕自  
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  
陋晉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  
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採千餘載之弊  
會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事凡八千言  
展讀甚久極合上意知閣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  
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疑又云簡徑奏事上目之令  
勿却已而甚久疑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  
天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



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  
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  
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  
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謂其臣莫  
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廟內批朕  
昨降指揮欲緣絰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  
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  
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  
勿復有請於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韓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昔愛將已有叛去者賈聞之氣大餒臨行與殿帥韓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卽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度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倉卒可以隨駕時省史翁應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潰師於魯港翁應龍得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麼來如今却來

罪應龍何也於是淵子語塞而震亦不自安會似  
道以蠟書至韓趣爲遷避其間有云但得趙家一  
點血卽有興復之望震得之卽具申狀親攜蠟書  
白堂白臺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宮中爲之震  
動時都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搖目  
之爲賊宜中本爲似道所引至是與編修官潘希  
聖謀一反賈政專以圖守爲說震不察其意乃堅  
持遷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  
先已差天府增級顧信等數人以擬之及震至門

闔卽以鐵槌擊其首韓曰相公不當如此陳答曰  
此奉聖旨韓猶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脛而斃之  
遂自後門輦出揭其首於朝天門省史劉應韶卽  
以黃榜自牕楹中透出張掛慰諭一行將士謂罪  
止誅其首亟命彭之才統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  
銀二萬兩十八官會三十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  
司制領將官等并諸軍官兵共特賜十八官會一  
百萬貫兵各補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僉書及  
曾淵子在焉淵子固嘗領遷避之謀聞變面無人

色繼而得免而出自慶再生行至通衢復有呼召  
倉忙而入自分必死口噤幾不能言及至乃處分  
他事耳劉應韶以衢倅賞顧信補承信郎繼而潘  
希聖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足日見韓在左  
右不數日而殂身後以從官賞之潘字養蒙永嘉  
人及北軍旣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賈  
韓之謀是非果何如耶後之秉筆削者當有以任  
其責乎

唐宋末諸家小說多稱某年蓋祖五柳先生

但書甲子之意以自寓其悲憤云別有似紀年而寔紀地者如許用晦丁卯集周草窓癸辛雜識之類是也余向酷嗜是書可與芥隱筆記南邨輟耕錄並傳苦坊本舛謬喜閱康侯緘正本見示亟梓以公同好載吳興園圃不媿洛陽名園記讀至趙子固梅譜二詩因取余家所藏子固四香画卷展覽一過筆寫生在阿堵間所謂画中有詩也花光逃禪二老不得專美矣跋尾有仇遠詩云淡墨英

英妙寫真一花一葉一精神  
鱗香曾入廬山  
夢遺佩如行湘水  
春小白凝珠  
還勝雪輕黃  
承襪不生塵  
老僧懶作浮華想  
空谷猶疑見  
似人錢良右詩云  
名卉交加迴絕塵  
芳香秀色映清真  
歲華相對空山晚  
不羨長安桃李  
春令并陽老人見之  
當亦採入集中矣  
雲山

毛晉識